

异域中的沉沦 沉沦后的反思——於梨华后期作品《一个天使的沉沦》

透析

作者：安康学院 韩文霞

【摘要】该文从选材的独特性和批判的深刻性两方面分析了於梨华后期作品《一个天使的沉沦》，试图将作家后期创作风格的转变及关注对象的转移展示出来。

【关键词】於梨华 沉沦 批判

美籍华人女作家於梨华，几十年来一直辛勤写作，从其作品思想内容及关注对象的转变来看，可以将她的创作分为三个时期：创作前期（1963—1978）：代表作品有《梦回清河》及1967年出版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等，关注对象主要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台湾形成的留学潮中的一批留学生，写尽了他们在异国他乡的“失根和无根的”痛苦；创作中期（1978—1989）：中国改革开放后，作家有机会几次回国观光、探亲、考察，有感于新中国的变化，写出了《傅家的儿女们》、《三人行》等作品，表达了留学人中有志于报效祖国决心回国的一批人的爱国之情。也有从祖国大陆出去的新的移民在异域中的寻寻觅觅，思想更趋复杂。创作后期（1989年至今）：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一个天使的沉沦》、《在离去和道别之间》等。

本文选取其后期代表作《一个天使的沉沦》来进行分析，试图将作家后期创作风格的转变及关注对象的转移展示出来。

时间不可停留，历史不可逆转。作为关心国家命运，社会发展的作家也必得转变心态，跟上时代的步伐，否则站在现在对逝去的过去频频叹息、哀惋也是无济于事。在当今这个信息社会，方便快捷的通讯设施和手段减少了距离带给人们想象和思念的空间和时间。人之外空间拓展得越宽越多，人之内心的开掘就越窄越少。经过几十年的奋斗，留美华人通过各式各样的方式或者沉沦，或者成功地跻身到美国的主流社会，成为成功人士。“根”对他们来说已不是很大的问题，他们或许已麻木，或许已满足于现状，或许是把深深的思念之情放在心底。当年的年纪轻轻的小伙子、大姑娘如今都已成为进入人生冬天的老人，他们的心已不在自己身上，而是转向到下一代身上。“在与他族互相影响、融汇和同化的过渡阶段，女性心灵关注的是上一代的历史，下一代的未来。”^①下一代相对于於梨华这一代移民来说，身份已经为华裔了。

“所谓下一代，即是自小被父母从大陆、台湾或香港带到美国，入了美国籍的，或是在美国出生的青少年。他们的父母是美籍华人，他们则是正牌的美国人，但也摆脱不了“华裔”这两个字。”^②

他们被邪称是“香蕉”美籍华人，粗略地可分为三种：“一种是认同并适当地引用东方文化背景，略为排斥西方文化的。”^③这种人“根”的意识比较强，对于祖国的认同比较肯定。“一种是在两者之间举棋不定，既不能完全接受中国传统文化，也不能全心全意拥抱西方文化。”^④这种人活得也很痛苦，因为不能给自己的身份一个很好的定位。“第三种是完全拒绝东方文化背景（来自父母）而全心投入西方文化，铁定地认为自己是十足的美国人，皮肤与五官的东方模样不过是个偶然事件。在日常生活中，万一遭遇到种族歧视的语言或行为也被解释为不幸的意外，而并不是白种人根深蒂固的白人优越感所致。”“据我所知，在年轻的一代中，过去是以第三种占多数。”^⑤这种人完全无视自己的血统，而倒向了所在国的一边。

作为他们的子女，作为第二代移民，是幸运，也是不幸，是两种文化冲击的承担者，是矛盾痛苦的接纳者，更是多元文化融合产生新质文化的创造者。他们面临着比父辈们更突出，更尖锐的许多问题。身份认同，文化认同，观念认同等等，这些无不时时困扰着他们，父母代替不了。於梨华此时已经经历了岁月的沧桑，婚姻的变故，事业的起落。儿女也已长大成人，她此时将笔触对准了这个更为特殊的群体，写出了震撼人心的《一个天使的沉沦》，给我们文坛带来了新的活力。

《一个天使的沉沦》题材的选择再一次证明了於梨华性格中的正直，对善的呼唤，对恶的痛恨，对人性弱点的深深忧虑。主人公罗心玫原本是一个美丽活泼的小女孩，在家里作为三女儿享受着父母，哥哥姐姐无私的关爱，生活本来无忧无虑，本来可以顺顺利利走好自己的人生路，但是她姑爹的出现，却改变了她人生的航向，使她误入地狱之门。她的姑爹在家里、在世人面前是一个衣冠楚楚的君子，但是内心却是一个阴险淫荡的卑劣小人。由于他的伪装，使世人对他都放松了警惕，相信所有的人都不会想到他会把魔爪伸向一个年幼少不更事的小女孩身上。但是他确实是这样做了，对一个年仅五六岁的小女孩施行性骚扰，并且从香港到美国，他的影子隐藏在女孩的心灵上，从童年到少年到青年，以致在青春妙龄时期做了他的情妇。罗心玫人生中最美好的岁月都在阴影下度过，这种罪恶和侮辱伴随了她的一生。

造成悲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她的姑爹当然是罪魁祸首，但是主人公自己，她的家庭，社会都难逃其责。罗心玫在家里所面对的父母是受中国传统教育长大的纯中国人，他们奉行中国的许多传统美德：尊老爱幼，重亲情，重人伦，这些已经深深植根在他们的灵魂深处，所以他们自然而然也就这样要求子女做一个完美的中国人。他们又生活在美国那个开放自由的社会，他们尊重每个人的隐私权，提倡每个人的自由，个性发展，所以轻易不会干涉不会过问别人的心理。罗心玫的父母正是这样想的，他们没有注意女儿在成长期的非正常反映，而是以尊重她的隐私权，尊重女儿的个性发展为借口而忽视了对女儿心理的关照，为悲剧的产生打开了一扇门。“依於梨华的诠释，华裔子女的歧途，似乎是他们从中国传统和美国生活方式中分别取出并不适当的一部分来做了最坏的组合。”^⑥作家确实有此意，罗心玫的所做也证明了这点，年少时不懂得姑夫对自己的行为是侮辱，不敢把这些告诉父母，羞耻心，自卑心都让她对亲人关闭了自己的心门。而同时美国自由开放的社会又为她的放纵与堕落提供了时机与合理性，这种分裂人格的痛苦全由一个幼小的心灵承受，试想怎么会不扭曲变形呢？罪恶走到尽头必是灭亡，本来可以有更好的办法来解决，但是罗心玫没有做到这点，只是在忍无可忍时将利刃刺进了她姑爹的心脏，毁灭恶魔的同时，天使也一起沉沦了。

这就涉及到海外华人如何教育下一代的问题，是完全按照自己的观点让他们做一个中国人，做自己品格的继承者呢，还是任其发展去适应美国社会做一个美国人？“我觉得两者糅合一下就很好。美国的父母对孩子太放纵，他把个人的自由看得太重，他完全是百分之百地让他们自由，不能去干涉他们，所以管教得比较少。这一点我是不认同的。”^⑦这段话表露了作家的理想，能将东西方文化中好的方面结合起来，必将是完美的最好的组合，但是何时才能实现呢？

故事是令人痛心的，作家给我们留下的思考余地也是多重的。作家在序中说：“她杀了人，但她是否犯了罪？”是的，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即使是公正的法律，也只是按照事情的结果来做出判决，而在人性、情感的天平上，判决自然又会大相径庭！正因为事实是这样矛盾，所以作家才会痛苦。对于罗心玫的杀人有罪她解救不了，所以还是将她送进了监狱，但是对于造成罗心玫沉沦的原因，作者倾注了她的批判和关注之情，对于她的家庭，父母兄妹，社会，同学老师，她自己，以及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美国的现代文化，凡是促使罗心玫走向罪恶的因素，她都做了批判。批判之余，更有一个作家的同情，无奈，及对于人性和世事的担忧与焦虑，这已不是她一个人的事情，而是属于我们整个社会应该思考的问题，当这个问题不成为问题的时候，或许作家才能释怀，但是寻找答案的过程需要多久，需要付出

多少的代价，却是一个不能被我们预测的谜团。

参考文献：

①黄红娟，海外华人女性文学纵论.北京.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部分，2005年9月，第245页.

②③④⑤ 於梨华,海外华人作家面临的挑战.文学自由谈.1998年6月，第98页.

⑥王鼎钧,问天下多少小三子.一个天使的沉沦.於梨华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7页.

⑦朱国梁,於梨华,我的故事一辈子写不完.大众电影，2005年3月，第30页.

作者简介：

韩文霞，安康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